

解读大清开国传奇 揭开三朝宫廷秘史

上

(台) 杨海薇 / 著

# 孝庄秘史

作家出版社



(台) 杨海薇 / 著

# 孝庄秘史

上



ACN08/08

作家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孝庄秘史/杨海薇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3.1

ISBN 7-5063-2590-X

I. 孝… II. 杨…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02858 号

### 孝庄秘史(上、下卷)

---

作者: (台) 杨海薇

责任编辑: 韩星 王宝生

装帧设计: 曹全弘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 //www.zuojiachubanshe.com

印刷: 北京印刷三厂

开本: 880×1230 1/32

字数: 750 千

印张: 27 插页: 6

印数: 001-20000

版次: 2003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2003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ISBN 7-5063-2590-X/1·2574

定价: 39.00 元

---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 第一章

仲夏的大草原美丽辽阔，无垠的草浪中点缀着星星一样的野花。远处是一座座白色的蒙古包，羊群和马群在草原上悠然徜徉，鹞鹰盘旋在蓝天白云间。

远处，欢乐的声浪一波波涌起，那达慕大会正进入高潮——摔跤大赛。壮硕的蒙古摔跤手们捉对搏斗，围观群众不时爆出欢呼和掌声，气氛热烈。

而从草原的另一处传来马群的奔驰声。只见身手矫健、俏丽活泼的大玉儿一马当先，拼命奔驰，后面十几名蒙古青年喊叫着笑着策马急追。其中一个健壮的青年快马如飞，他离大玉儿越来越近，心中不免得意，就大声对众人喊：你们都让开吧，格格是我的！

大玉儿一听恼了，回身一皮鞭，那个青年没有防备，惊呼落马。众人边笑话他，边打马从他身边疾驰而过。

另一个青年笑着喊：格格，让我来跟你敖包相会吧！

大玉儿脸上挂着笑，回过头喊：那就瞧你能不能追上我呀！

大玉儿轻抖缰绳，稍微放慢速度，她手里握紧皮鞭，侧耳倾听着马蹄声越来越近，便回过头来嫣然一笑，似美丽的花朵迎风绽放。那青年先是一愣，顿觉魂飞魄散，他刚想还以微笑，不料大玉儿扬手一鞭，抽在他身上，他吃了一惊，从马上掉了下来。看着大玉儿顽皮的笑容，那青年懊恼地用拳头捶着草地。

大玉儿俏丽的脸上得意洋洋，她瞟了一眼后面的那群青年，打马扬鞭，向前疾驰而去。众青年有些泄气，但还是紧追不舍。不远处的一个土坡上，出现一人一骑。那人气宇轩昂，风度翩翩，他叫多尔袞，是一位

少年英雄。多尔袞看着大玉儿戏弄众青年，觉得好玩，一时兴起，双腿一夹马腹，马如离弦之箭，射了出去。多尔袞的骏马像旋风一样，从那些蒙古青年的身边刮过，急速接近大玉儿。

大玉儿突然间听到马蹄声接近，诧异地回头，见多尔袞已接近，吃了一惊。她咬咬牙，使劲儿催马快跑。多尔袞禁不住一笑，扬鞭紧迫。多尔袞马快人急，他在离大玉儿不到一个马身的距离时，甩动起手里的长鞭。鞭子像一条灵活的蛇，缠住大玉儿的纤腰。大玉儿大吃一惊，正想挣扎，可多尔袞的鞭子往回一拽，大玉儿惊呼一声，缰绳脱手。

多尔袞的马与大玉儿的马几乎要齐头了，只见多尔袞使劲回收马鞭，大玉儿随之跌进他怀里。大玉儿的马仍在向前跑，多尔袞骏马的速度却慢了下来。倚在多尔袞怀里的大玉儿偷眼瞥见那些蒙古青年们都已驻马摇头叹息。

多尔袞朗声笑道：真不愧是成吉思汗的子孙，你的马术好得很哪！

大玉儿一面愤怒地挣扎，一面喊：放开我！

多尔袞微微一笑：不放！

大玉儿听多尔袞的口音不是本族人，又定睛打量他，顿时惊怒：你不是我们科尔沁的人！放开我！

多尔袞嬉皮笑脸：就是不放！

大玉儿气得横眉立目：那你就别怪我！她迅速抽出靴筒中的匕首，猛地举起。多尔袞大惊，手不禁勒紧马缰绳，骏马长嘶一声，扬蹄人立。大玉儿手里的匕首刺向多尔袞，多尔袞惊慌失措。就在这一刹那，一支羽箭神速地破空而来，正中匕首。大玉儿的手腕被震得发疼，她惊叫一声，手一松匕首落地。

多尔袞抓住大玉儿的手腕，满脸怒色：好泼辣的丫头！跟你开个玩笑罢了，怎么说翻脸就翻脸！

大玉儿一脸正气：谁叫你欺负我！放开我！

多尔袞虎目圆睁，怒吼道：不放！

只听一个声音威严地喊：放开她！

多尔袞闻声，虽很不情愿，但还是放开了大玉儿。大玉儿趁机跃下马，狠狠地瞪了多尔袞一眼，她揉着手腕，转头看见不远处的小土坡上，雕塑般立着一个威武的骑着匹高头大马的男人，煞是神气。大玉儿不

知道这个男人就是威名远扬的皇太极。

大玉儿站在草地上，愤愤不平地喊：你也不是我们科尔沁的人！方才那支箭是你的吗？谁要你多管闲事了？

皇太极没有答话，他策马驰近，用责备的目光看着多尔衮。多尔衮先是惊喜，又是忐忑不安，他感激地道：四哥！还好你救了我！要不然我就被这野丫头……

皇太极打断他的话，不客气地训斥道：我平常都是怎么教你的，都忘了吗？派你出来探哨，不是让你出来调皮捣蛋惹是生非！

多尔衮满面羞惭：四哥，我只是……

忽然，号角声响起。皇太极、多尔衮不约而同转头眺望号角响起的方向，只见远处旌旗飘扬，人影如潮。皇太极说道：走吧！归队了！

皇太极、多尔衮勒缰调头，朝号角响起的方向奔去。

大玉儿生气地喊：喂！你们给我回来！

多尔衮在疾驰的马背上扭过头看着她，脸上流露出一丝桀骜不驯的微笑，他大喊道：记住！敖包相会，你欠我的！

大玉儿追了几步，看见多尔衮的身影像一阵风远去，遥不可及，气得狠狠地跺脚。“格格！格格！……”大玉儿的贴身侍女苏茉尔呼喊着，由远处奔驰而来。

苏茉尔喘着气，吃惊地问：格格！我找了你好久！怎么了？在跟谁生气啊？

大玉儿捡起草地上的匕首，又转头看看那两个即将消失的背影，恨声道：一个叫我野丫头，一个连正眼都不看我，科尔沁草原上没有一个人敢这样对我！哼，等我找到了他们，非要算这笔账！

大玉儿说着愤愤地将匕首插回靴筒。

苏茉尔突然一怔，跃下马来，趴在地上，细听了一会儿，兴奋地叫道：格格！我好像听见马队的声音了！大玉儿转头看着苏茉尔，欣喜地：是姑姑到了吗？苏茉尔，跟我去看看！

大玉儿心急如焚，打马疾驰在草原上，把苏茉尔远远地甩在后面。苏茉尔呼哧呼哧喘着气，在后面紧迫着喊：格格……等等我……

地平线的尽头，出现一个游方的黄衣喇嘛，脸上颇有风霜之色。大

玉儿离他越来越近，喇嘛冲她喊：好心的姑娘！给点儿水喝吧！

大玉儿闻声，勒住马，见黄衣喇嘛神情憔悴，就生出一丝怜意。她回过头，见苏莱尔已经赶过来，冲她说道：给他点水喝。苏莱尔跃下马，解下水囊，递给喇嘛。

喇嘛点点头表示谢意。他举起水囊，仰头咕咚咕咚地畅饮，不经意间他瞥了大玉儿一眼，大吃一惊。水灌进气管里，他剧烈咳起来。喇嘛抬袖揩着嘴角，怔怔地看着她，神情困惑，欲言又止。

喇嘛忍不住自语：怪事！太奇怪了！姑娘是大贵之相啊！怎么会生在这蒙古草原上？

苏莱尔不屑地道：这是我们科尔沁旗的小格格，当然是大贵之相，还用你来说！

喇嘛神情肃穆地：我说的贵相不止于此。这位姑娘，将来必定会嫁给一国之君，母仪天下！

苏莱尔先是一怔，接着咯咯笑起来：母仪天下？莫非大明皇帝会娶我们格格做娘娘？

大玉儿脸一红，恼羞道：胡说八道！真讨人厌！她话音未落，就用脚轻叩马腹。胯下的马知道主人的心意，四蹄用力，向前冲去。大玉儿闪过喇嘛时，伸手抢回水袋，头也不回地飞驰而去。苏莱尔慌忙打马急迫。

喇嘛看着大玉儿的背影，感叹道：小格格，你将来的荣华富贵，岂是今日所能想象！只不过……唉！可惜啊，世事难全！

大玉儿和苏莱尔一前一后，向一片蒙古包奔来。远远地她俩就看到族人在蒙古包外热情地招待着满洲武士。木架上香喷喷的烤全羊和马奶酒的清香，随风飘进她们的鼻子。大玉儿知道是贵客来了，一想到马上要见想念已久的姑姑，她就格外兴奋。大玉儿的马似乎感受到主人的情绪，长嘶一声，四蹄如飞。一路上，人们纷纷笑着向大玉儿行礼打招呼，她微笑着点头示意。还没接近豪华气派的酋长蒙古包，大玉儿就听见爷爷莽古思豪迈的笑声。

而这时的蒙古包里，莽古思、皇太极、大玉儿的姑姑哲哲等人正把酒言欢，其乐融融。

莽古思感慨道：皇太极，咱们多年没见啦！

皇太极客气地恭维道：岳父的气色真好，老当益壮！

莽古思摆摆手：我哪儿比得上你父汗！他如今都建立大金国了，还要四处亲征，这才叫做“虎老雄心在”啊！

主客推杯换盏之际，气喘吁吁、脸色潮红的大玉儿掀帘入帐，急急火火地喊：爷爷！我可以跟姑姑说话了吗？

皇太极、哲哲正面带笑容，与莽古思闲谈，见冷不防闯进一个英姿飒爽、俊俏妩媚的女子，都吃了一惊，心想这丫头可不大懂规矩。坐在一边喝酒的多尔袞眼睛一亮，流露出欢喜之色。

莽古思呵呵笑着招呼：玉儿，过来！哲哲，记不记得，这是你塞桑哥哥的小女儿。

哲哲惊喜地险些叫起来：天哪！我离开科尔沁那年，玉儿还不会说舌不会走路呢！怎么一眨眼工夫，都长成漂亮的大姑娘了！

大玉儿一点也不怕生，虽然与姑姑十几年没见，可她觉得有种天然的亲近感，就想钻进她怀里撒娇嬉笑，像个渴望爱抚的小女儿。大玉儿此时眼里没有旁人，只想与姑姑亲热聊天，她小鸟一样投到哲哲怀中，嘴里沾了蜜似的娇嗔道：姑姑！姑姑！想死你了。哲哲欣喜地搂住大玉儿，眼里流淌着温情和爱，她的手不住地抚摩着大玉儿，发自内心地疼爱她。

莽古思笑着对大玉儿说道：还有啊！见过你姑父！

大玉儿从姑姑怀里抬起头，看见满脸微笑的皇太极，先是一愣，然后脸一红，尴尬至极。

大玉儿不好意思地嗫嚅道：姑父！

皇太极会心一笑，转头朝多尔袞招招手：玉儿，来，见见我的十四弟，他叫多尔袞。

大玉儿好奇地在喝酒的男人中逡巡，只见多尔袞从酒席前站起来。

大玉儿又惊又怒：啊，是你！

多尔袞看着大玉儿呵呵地笑，还顽皮地挤了一下眼睛。酒席上都是有身份的长辈，大玉儿心中虽有气，也不敢轻易发作。她冲多尔袞撇撇嘴，表示不屑，接着又像糖猴一样黏在姑姑身上。



满洲武士与蒙古骑士都是尚武剽悍的民族，聚在一起免不了比试切磋骑射技艺。大玉儿生性好热闹，便骑着马混在人群中观瞧。参加竞技的多尔袞早就一眼瞅见她，有意卖弄自己非凡的骑射技术，只见他策马如飞，一会儿镫里藏身，一会儿马背上金鸡独立，一会儿俯下身抓起一只小羊羔……他像耍杂技一样，花样翻新，在马背上做出各种动作，众人禁不住欢呼喝彩。只见多尔袞站在奔跑的马背上，眼睛瞄着竹竿上的一面软红布，拉弓搭箭。骏马如蛟龙，在草地上飞驰，多尔袞气定神闲，他弓如满月，箭似流星，“嗖”地一箭射穿那块软红布。众人热烈鼓掌欢呼，嘴里喊着“萨哈达”。多尔袞收起弓箭，勒住马，矜持地微笑着，舒舒服服地承受着众人的赞叹，得意之余他偷偷用眼角余光观察大玉儿的反应。虽然大玉儿对多尔袞这副趾高气扬、踌躇满志的模样很看不惯，但也由衷地钦佩他武艺高超。

大玉儿发觉多尔袞偷偷用眼睛觑着自己，索性装出对他不屑一顾的神情。她嘴角挂着讥笑，拨转马头离开人群。多尔袞心头火起，一股强烈的征服欲望烧得他情绪亢奋，不能自己。他见大玉儿独自离去，便悄悄催动坐骑，旋风般冲到大玉儿身边，还没等大玉儿反应过来，多尔袞已将她拦腰抱在自己的马上。大玉儿凭着直觉，就敢断定又是多尔袞在使坏，她想挣扎，可是被多尔袞紧紧拥住，想喊叫，又觉得有失身份，只好呆着静观其变。多尔袞满面春风，打马扬鞭，从惊讶万状的众人眼前飞驰远去。

两人逐渐远离人群，远远望去，他们共乘一骑，信马由缰，像是恩爱的情侣。

大玉儿没好气地：快把我放下！你欺负我，我不跟你玩儿！

多尔袞嬉皮笑脸：我也差点伤在你刀下，扯平了吧，好不好？

大玉儿故意大度地：算了，看在姑姑的份上，饶了你！

多尔袞一脸严肃：可我饶不了你！

大玉儿神情诧异：你说什么？

多尔袞嘿嘿一笑：忘啦？谁追上你，就可以跟你在敖包相会，这是你欠我的！

大玉儿哼了一声，表面嗔怒，暗中的一笑。

骏马驮着两人慢悠悠地走，两颗年轻的心在美丽大自然的怀抱里融化了。大玉儿后背紧贴着多尔袞厚实的胸膛，似乎可以听见他有力的心跳。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温泉般流遍全身，大玉儿突然觉得有些脸红羞涩，她体会到一种比蜜甜，比酥油香的感情，或许这就是男女相悦之情。两人在敖包（石堆）前下马。

多尔袞惊讶地问：这就是敖包？

大玉儿：是啊，我们蒙古人当它是神明的化身呢！

大玉儿突然郑重地捧着自己的小护身符，拜了拜敖包，绕着敖包念念有词地走一圈，又从地上捡了一块小石头，恭敬地堆到原有的石堆上，神色庄严。

多尔袞瞪着眼睛问：你在做什么？

大玉儿微笑道：许愿啊！

多尔袞好奇地：许了什么心愿？

大玉儿睨了多尔袞一眼：不告诉你！

多尔袞诧异地问：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他们方才叫我“萨哈达”，那是什么意思？

大玉儿眼珠一转，忍住笑着戏弄他：那意思是“爱踢人的小劣马”！

说完，她咯咯笑着跑开了。多尔袞一怔，随后便明白大玉儿在打趣自己，就笑着追大玉儿。

多尔袞边追边笑：我不信！你骗我！

大玉儿像敏捷的小梅花鹿，在草丛中跳跃，多尔袞则如下山的猛虎左扑右堵，两人奔逐嬉闹，欢笑声随风飘散。终于，多尔袞抓住了大玉儿，将她一把揽进怀里。大玉儿气喘吁吁，脸色绯红，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她笑得眼睛眯成弯月，吐气如兰。多尔袞看得心旌摇动，魂不守舍。

多尔袞道：快说！不许骗我！

大玉儿忍住笑：好了好了！告诉你吧！“萨哈达”就是最勇敢的猎人！

多尔袞思忖着，自信地：最勇敢的猎人？嗯，说的不正是我吗？

大玉儿最瞧不上他自鸣得意的样子，微嗔着推开他，嬉笑道：你少得意！当心我把你一个人扔在大草原上，让你三天三夜回不了家，吓得

你哭着唤额娘！

多尔袞凝视着大玉儿，半晌，认真地说道：不，玉儿。你不会扔下我，你永远不会！

大玉儿一怔，定定地凝视着多尔袞，心潮起伏。

风拂过草原，两人衣袂飘飘，互相凝视着。风中似乎传来蒙古情歌，半晌，两人会心一笑。

黄昏时分，斜阳西坠，暮色四合。赶着羊群归家的牧人哼唱着悠长的有些感伤的歌，风和着他的节奏，把草吹得簌簌直响。遥远的地平线像一段没有尽头的回忆，把生活的酸甜苦辣都糅合在回家的感觉中，让人咀嚼。草原的夜色像朦胧的眼睛，异常迷人。酋长蒙古包周围燃起了篝火，一场夜宴刚刚拉开序幕。众人吃着烤肉，喝着美酒，欣赏着节奏轻快的蒙古音乐。只有皇太极无视这欢乐的气氛，严肃地与莽古思商讨着行军打仗的计划，他手里拿着树枝在地上比画着。

皇太极道：这回父汗率领二十万大军攻打明朝，却在宁远铩羽而归，心中十分懊恼。我打算明年春天卷土重来，再攻明朝。所以到时候，要请岳父派一支伏兵，绕过长城，攻击明军的腹地，大金的八旗军，自然会趁乱攻破他们的联防之势。

莽古思果断地：行！没问题。科尔沁一向是大金最坚定的盟友啊！

皇太极真诚地：多谢岳父。

莽古思哈哈大笑：别客气！我把最心爱的女儿都给了你，又怎么会舍不得一支军队呢！

皇太极端起酒杯，向莽古思敬酒。两人笑着，一饮而尽。

这时，哲哲走过来，面带微笑地倚着莽古思。

哲哲认真地：阿爹，我还要跟你讨一个你心爱的人！

莽古思惊讶地：哦？谁呀？

哲哲一字一句地道：你的宝贝孙女，玉儿！

莽古思有些吃惊地问：玉儿？你要她做什么？

哲哲笑道：我很喜欢她，想要她陪着我，时常可以聊聊家乡。你放心，将来我一定帮她找个文武双全的好女婿！

莽古思沉吟着没有说话，他在仔细斟酌着。哲哲含笑望着父亲，知

道他会同意自己的建议。此时他们突然听见人声鼓噪起来，连忙转头望去。只见大玉儿穿着绸缎衣裳小蛮靴，帽上垂着璎珞，乌发结辫缀珠饰，正在宴席前的空地上尽情地唱着舞着。她像美丽的夜莺，在音乐的节奏里飞舞，举手投足间姿态撩人，风情万种。她不时含笑凝眸望向多尔袞，多尔袞也痴痴地望着她。浓情蜜意悄悄在两人心中滋长。

皇太极也不禁看得出神。满洲侍卫首领德长安悄悄走过来，附在皇太极耳边道：启禀四贝勒，京里有消息。

皇太极一惊，立即起身，与德长安来到一个僻静处。

德长安低声道：正黄旗都统派人快马来报，说大汗决定带着大福晋，上清河温泉去养病。

皇太极神色微变，眉头蹙起来，此事在他心中引起很大波动。他猜测道：上清河温泉？那就表示父汗的病情很重……

皇太极沉吟不语，来回踱了两步，背着手看着不远处那欢乐的场景，咬咬牙，下定决心果断地说道：德长安，悄悄传令下去，连夜拔营！明天一早，启程回京！

夜色如墨，寂静无声。太子河上，灯火点点，有数艘木船泊在河中。其中一艘船外，站着很多全副武装的侍卫，戒备森严。

船舱中，努尔哈赤面色苍白，气虚体弱地躺在床上，闭目养神，突然他睁开眼，直起身猛地吐出一大口鲜血。旁边服侍的大福晋惊慌地上前扶住他，神色惶恐不安地替他抚胸揉背。努尔哈赤虚弱地噓了一口气，复又躺下。

大福晋由于惊慌，语无伦次地安慰道：大汗！大汗！别担心，没事的，您撑着点儿……

努尔哈赤微弱地：我们在……什么地方？

大福晋答道：前面就是暖鸡堡，离沈阳四十里。

努尔哈赤喘着气断断续续地说道：只怕……我是拖不到回京了。

大福晋痛哭失声：大汗！不要这样说，你把我吓得六神无主了！

努尔哈赤强打精神：专差……上路了吗？

大福晋抽泣着：已经上路了！您放心，贝勒大臣们很快就会赶到  
了！

努尔哈赤凝视着大福晋，悲伤地说道：阿巴亥，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叫他们来？

大福晋含泪摇头。

努尔哈赤吃力地：你仔细听着，阿巴亥。我要把……大金国的汗位……传给……

话还没说完，努尔哈赤突然两眼圆睁，嘴一张又吐出一口鲜血，昏迷过去。

深夜，整个沈阳城万籁寂静，人们都在熟睡。除了夜行人引起的几声犬吠，就了无声息了。然而，四贝勒府的寝室里却还亮着灯。皇太极站在衣柜前神色忧郁，他不知重病之下的父亲会传位于谁？而这次应诏前往，真是福祸难料。一旁的哲哲忙前忙后，熟练地帮皇太极换穿行装。

哲哲好奇地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父汗要十万火急地召你们前去？

皇太极推测道：依我猜想，是父汗病情有变。

哲哲一惊：是吗？

皇太极肯定地：父汗要贝勒大臣们飞快赶去，恐怕就是想当众宣布继承汗位的人选。

哲哲惊呼：天哪，这可是大事！

皇太极诚挚地：哲哲，你对我的好，我不会忘记。等我当了大汗……

还没等皇太极说出许诺的话，哲哲就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

皇太极嗔怪地：笑什么？莫非你认为，我当不上大汗？

哲哲思量着说道：我不是这意思。我只是怕你期望太高……

皇太极自信地说道：期望太高，不免失望？不会的，“大汗”的宝座，舍我其谁！

哲哲迟疑道：可是，人家代善哥哥是长子，又是“四大贝勒”之首……

皇太极摇摇头：代善？他才干不足啊，哪里是当汗的材料！

哲哲又问：那么，二贝勒跟三贝勒呢？

皇太极摇头道：阿敏只是父汗的侄子，而莽古尔泰的额娘又不得宠。

哲哲叹了口气：是啊，你额娘虽然去世多年，可是父汗还是很怀念她呢！

皇太极冷冷地：当年，要不是阿巴亥突然得宠，我额娘也不会心灰意冷，郁郁而终。结果大福晋的位子，倒便宜了那个奸诈的女人！

哲哲有些替大福晋叫屈：大福晋当年才十几岁呢，知道什么啊！你就别再怪她了吧！

皇太极感慨地：我额娘会保佑我的。你记不记得？父汗当众说过好几次，我是他爱如心肝、惜如眼珠的儿子。这汗位，若不传给我，又传给哪个？

哲哲提醒道：别忘了，还有一个人呢！

皇太极不解地问：谁？

哲哲答道：多尔袞！

皇太极脸上流露出一丝诧异之色：他？

哲哲接着说道：多尔袞聪明伶俐，父汗很喜欢他。而且他跟你一样，也是正宫嫡子。

皇太极不在乎地笑道：多尔袞年纪太轻啦！战场都还没上过，连我的长子豪格都还大他三岁呢！

哲哲温柔地：贝勒爷，无论当不当大汗，你都是了不起的英雄。我不在乎名位富贵，我只要做你的妻子……

皇太极感动地把哲哲揽入怀中，轻抚着她的脸，微微一笑，柔声道：我明白。

屋外隐隐传来马蹄马嘶声，分别在即，两人心中充满不舍和惆怅。

哲哲感叹地：唉呀，启程的时刻到了！

皇太极握住她的手，低声说：不管是不是我所猜测的情形，我对你的诺言，不会变！

哲哲微笑着轻推他：迟了，快走吧！

四贝勒府大门外，灯火通明，长安、侍卫们等进进出出，十分忙碌。他们有的提灯举火把，有的检查装备，脚步声、咳嗽声、

马蹄马嘶声不断传入府内。身着满族少女装扮的大玉儿和侍女苏莱尔闻声从房门里出来，悄悄走到大门内的一角，引颈朝外张望，好奇地低声嘀咕。

苏莱尔笑着道：这里的人真奇怪，成天紧张张张地来去奔波，不知到底在忙些什么！为啥不学咱们科尔沁哪？白天虽然累一点儿，可太阳一下山就悠哉快活了，弹弹琴喝喝酒，无忧无虑，一觉睡到天亮。

大玉儿白了苏莱尔一眼道：你别说了成不成？引得我又想起科尔沁，想得都快哭了！

两人正说着话，只见大门外皇太极一脸严肃地走到坐骑前。德长安忙跑过来侍候，他蹲下身熟练地并起手掌，皇太极的脚在他的双掌上一踩，利落地上了马。

德长安恭敬地：四贝勒一路平安！

皇太极点点头，催动坐骑，率两名侍卫疾驰而去，很快就消融进浓得化不开的夜色里去了。

大玉儿望着皇太极消失的背影，像是在自言自语：不知道……多尔衮是不是也跟着去？什么时候回来啊？

苏莱尔瞅着大玉儿，偷偷一笑。

郊野的夜晚，一片寂静。突然，一阵急促的马蹄声踏碎了夜的睡梦，皇太极一马当先，率领着众贝勒大臣披星戴月策马疾驰。多尔衮赶上领头的皇太极，焦急地喊：四哥，父汗不会有事吧？

皇太极头也不回，冷静地嘱咐道：专心点，别落后了！

皇太极策马疾驰，把多尔衮撂下。

多尔衮心急火燎地喊：四哥！

太子河畔，努尔哈赤的舟中依稀可见灯火闪烁着。

努尔哈赤刚熬过一阵剧痛，喘着气，冷汗直流，气若游丝。

努尔哈赤痛苦地：啊……从来不懂得……想缓过一口气……是这么困难……

大福晋忧虑地问：大汗，您好些了吗？

努尔哈赤咬牙道：好……是不会好了。可我是英雄，再怎么样，也……不能叫痛……

大福晋劝道：您好生歇着，别的话，明日再说吧！

努尔哈赤摇摇头：不，时候到了，非说不可！这些天，我反反复复地思量着，想了很多，想着大金国的未来。

大福晋鼓励道：大金国的未来，还不是都靠您，您可得好起来！

努尔哈赤郑重地道：大限来时，连我也靠不住了。阿巴亥，你听着，我决定……把大金国的汗位传给……我们的孩子……多尔衮！

大福晋一脸诧异，几乎叫出声：多尔衮？可是……他还年轻，又没有战功……

努尔哈赤正色道：让代善帮他！只要有人辅政，年轻也不要紧。

大福晋：我以为，大汗心里属意的，是四阿哥……

努尔哈赤：你猜得没错，原本我属意的，的确是皇太极。他的军功、才干，无人能出其右……

大福晋：那您为什么……

努尔哈赤沉吟道：皇太极说过，他认为大金国要放眼神州天下，这我赞成；可是他主张起用汉人、反对祖宗的合议制度，我就不知道，对大金国的将来……是好了还是坏了。我想，不是大好，就是大坏……可我不能赌啊！多尔衮为汗，代善辅政，祖宗成法就不至于变得这么快了！而且，多尔衮心地耿直，性情最像我。他将来会是一个大英雄！

大福晋怯怯地：恐怕……四大贝勒不会答应的。

努尔哈赤喘息着：所以我才非得叫他们赶来不可！只有当着众人的面，由我亲口说出来，多尔衮才能……安心接位，我的子孙……才能免于束甲相攻……

大福晋安慰道：不会的，您别想这么多。大不了，您写下诏书来，不就安心了？

努尔哈赤突然瞪圆了眼睛：不行！

大福晋神情错愕，很是不解。

努尔哈赤忧虑地：万一在我断气之前，他们赶不到，听见遗命的只有你，危险的也只有你……可是，如果你手上拿着这纸遗诏，恐怕……你跟多尔衮……母子两个……都活不成了！

大福晋瞠目结舌：我……我不明白……

努尔哈赤深深地叹了口气：唉！这一时我也说不清。他深吸了一



口气，接着说道：……不过，你别怕，这会儿……我觉得……好些了。他又强打起精神感慨道……努尔哈赤英雄一世，我相信，天神非给我这个恩典不可，它不会让我死不瞑目的！

偏偏又一阵剧痛袭来，努尔哈赤刚吼出声又极力强忍住，嘴唇咬出血来。

大福晋哭泣道：大汗……我……真恨不得代您受苦啊！

努尔哈赤缓过气来，大口喘息着，突然苦笑起来：看来……天神是不肯买我这个面子了！

努尔哈赤转头看大福晋，伸出颤抖的手，爱抚着她满是泪痕的脸，用爱怜的眼神看着她，柔肠寸断地说道：阿巴亥，这辈子……我拥有过很多女人，最宠爱的是你，恐怕……最对不住的，也是你……

大福晋泣不成声：大汗，您死了，我也难活！

努尔哈赤逐渐神情昏乱，频频摇头：不，不能这样！为了你，为了多尔衮，我……我要向天神下战帖！无论如何……我都要硬撑，一定要撑到……

突然一阵撕心裂肺的剧痛截断他的话，努尔哈赤忍不住狂吼。大福晋吓得死死地攥紧他的手，悲恸地拼命喊：大汗！大汗！

努尔哈赤目光呆滞，他缓缓转头看大福晋，颤着唇难以言语，眼角涌出一滴泪，半晌，没有了气息。一代枭雄努尔哈赤的心愿终究未能实现，死都不肯瞑目。

河岸边马群蹄声杂沓，由远至近。

大福晋痴呆呆看着努尔哈赤，怔怔地喃喃自语：您是大英雄，大英雄是不会死的！不要吓我，快醒醒，大汗……

努尔哈赤一动不动，圆睁虎目，像是在质问苍天。大福晋将手放在努尔哈赤鼻端，没有一丝热气，她的心彻底死了，泪水小溪般流了下来。她扑在努尔哈赤身上凄厉地哭喊：大汗！您回来呀！大汗！……

皇太极飞马来到舟边，顾不上与任何人打招呼，甩镫离鞍，跳下坐骑，直奔舟中。他正准备掀帘入舟，听见里面传来女人野兽般的哭嚎声，一下愣住了。他迟疑片刻，进入舟中努尔哈赤的寝室，看见大福晋伏在父亲身体上哭得死去活来。皇太极缓缓转过头看着刚刚咽气的努尔哈赤，红了眼眶，喃喃地哽咽道：父汗……